

古人把文字写在木片或者竹片上，零散的，未编成册，叫简牍。甘肃的简牍比谁家都多，有六万多枚，于是建成一座简牍博物馆。这些简牍，大部分来自汉朝，来自河西走廊。黄沙苍茫的河西古道，藏着汉朝的光阴片段——那么遥远，却又那么真实。

一趟趟去甘肃简牍博物馆，沉浸在敦厚朴茂的汉字旋涡里。那些古老的木简竹简上，汉字的轮廓清晰，衣袂飘飘，粗犷朴实，像烈烈大漠风，扑面而来。有时候独自发呆，如果在深夜，这些泛黄的简牍是不是会忙得不可开交，用汉朝的河西方言吵吵嚷嚷，之乎者也？

你以为汉简记载的全是大事，关于人类，土壤，月亮，幻日，沙漠，雪山，战争，迁徙，瞬移，穿越等等吗？倒也不是。汉朝是一个透明的瓦罐，木简把什么样的事情都统统给塞进去，不管不顾。寄件人一股脑儿寄出，至于谁在读信，他们不在意。

“淳酸木简”告诉我们汉朝就有醇浓的好醋。醋汁不仅食用，还拿来炙药。

“饴醯酱木简”出土于敦煌马圈湾。饴，是饴糖。酱是黑豆制酱。醯很复杂，用芥汁、榆汁、青盐等调和的肉酱。这枚木简记叙了敦煌太守府史泛迁奉太守之命，给玉门候官送来了酒、黍米、白粳米、牛肉、酱、醯等

汉朝来信

食物。

“病伤寒木简”告诉后人，古代的河西走廊寒流多，人们容易得伤风头疼。大野里有各种草药，可以采来对症治疗。还有“熏蒸疗木简”，说明边塞的熏蒸疗法很普遍。酒泉出土的“药囊木简”，说明各种制好的成药也必不可少。

看似简单的记述，是古人生活的普通场景。但是你逐一读过去，会觉得内心生起一种力量感，是被感动，是被启迪。

汉武帝时，河西走廊是防御匈奴的重要之地，沿途修筑了烽火台，防御边墙，驻军把守。这些戍边士卒亦耕田，亦作战。他们非常辛苦，一边从事候望烽火、日迹天田等防务，一边还要种田放牧，自给自足。

一枚邮卒汉简：“甲渠官亭次走行，戍卒同以来转事。”单看这枚简，看不懂，好像一个共同的邮差。幸好博物馆有详细解释：“叫同的邮递员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对所有送信人的称呼。当时的居延边塞，一大群风尘仆仆穿着麻鞋的邮卒在奔走。收发机构在登记时，不会一个个问询送件人的姓名，把这群送信件的邮卒统称为卒同。”越看越心酸。他们跋山涉水，风吹日晒，传递着信息，只落得两个字“卒同”。

“衣装囊木封简”。衣囊是一种装衣服的大口袋。我们小时候，把衣服上的口袋叫“囊囊”。现在大家都赶时髦，扔掉了土话叫衣服口袋。其实土话不是土，而是大雅。古代的居延汉朝人就这样叫着的。

汉代赴边戍守的戍卒所穿的衣服，由官府统一发放。这些衣物打包，由牛车马车拉运到边塞。长路漫漫，运送的衣物要保证不会被人半途拿走。于是，官府把衣物装进衣囊，用封简以麻绳扎紧袋口，写明物品名称数量以及所有人等信息，一站一站传递。

实际上，边塞士卒生活清苦，衣物供给并不充足。河西走廊的冬天奇冷，寒风呼啸，黄沙打在脸上生疼。于是家人需要给边塞的亲人准备御寒衣物。装棉衣的私人衣囊也要密封袋口，加封检。这些衣物官府统一送到边塞，叫“车父衣囊”。

边塞士卒常常写家书，向家里要钱要衣物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很可怜。读历史，越读越凄凉，越读越惶惑——平日吃苦受累，饥寒无助，战事的担惊受怕，看不到未来，凄迷苦楚。是什么让他们苦苦支撑？是使命，是来时的路。

边塞两个字渗透了寒冷，即便过了两千多年，依然寒冷

彻骨。河西走廊这片古老的土地，浸透着守边人的汗水和泪水。边境安宁，是有人在呼啸的寒风里苦苦死守，无所畏惧。

有一枚弱水河畔烽燧的“借裤记木简”，字字都是边塞戍卒生活的窘迫：“敞叩头言：子惠、容君侍前，数见，元不敢众言，奈何乎！昧死言。会敞缚元敞，旦日欲使偃持，归补之。愿子惠幸哀怜，且幸藉子惠韦綑一、二日耳！不敢久留。唯赐钱非急不敢道。叩头白。”敞是一个守边戍卒，给好友子惠写信借裤子。敞的裤子破了一个洞，需要叫人拿回家缝补。其实他之前就想借裤子，但是由于当时众人在旁边，羞于启齿。现在呢，裤子破洞太大，没法穿了，只好厚着脸皮开口求借。他期望子惠帮忙，借裤子穿几天，一旦裤子缝补好了，立刻归还。

河西走廊漫长的冬天，倘若只有一条裤子，洗了不容易晒干。于是，古人用草木灰洗衣——煮饭后温热的草木灰拢一堆，把泡好的衣物捂到草木灰里，等热灰吸干水分，然后在灰里揉，一直揉干。这样洗出来的衣物干净，不耽搁第二天穿。

世界容易忘记那些被亏欠的，被孤立的，被遮蔽的，被忽视的，被煎熬的，被摧残的一切苦命人。但是木简记住了他们。

一枚来自敦煌马圈湾的借粮食木简记载：“田子渊坐前，顷久不相见，闲致独劳，久客关外，起居无它，甚善。致忧之，今接人来积三日，粮食又欲乏，愿子渊留意……”

古人写信文笔多么好，又真诚，又言简意赅。古人豁达，遇事情不妨看开一点，悲喜自度，不然怎么活下去呢。

仔细读汉简，古人其实很乐观，多么艰苦都自己消化，积极向外延展。万物的节奏，会自动会向最强大的频率靠近。他们关注于自己的内心，接收到日月山河发出的频率，使得内心达到能量场平衡，提升运气。

生活在河西走廊，我已经忘记了汉朝，忘记车马慢。但是突然遇见汉朝的来信，一时有些懵：一廊木简，一廊花开，我到底是谁？谁又是汉朝的我？苍茫河西大地，留住了汉简，又留住了谁？那汗水浸透的麻鞋脚印哪儿去了？那迷途的人找到回家的路了吗？那一封一封的家书，家人收到了吗？

文字的本质，就是为了不被忘记。木简的本质，就是留住汉字。每一粒汉字，都是老天发到红尘的收录机——把无法再现的事物记录下来。一廊木简留下来，只是为了告诉后人：那些守边的人，留不下脚印，留不下名字，留不下一句话，但是留下了万里河山。（摘自《美文》2025年第5期）



“杏林春晓杯” 首届全国乡土文学 大赛入围作品展

指导单位：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

主办单位：《作家文摘》报社有限公司

承办单位：杏林春晓承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协办单位：《小小说月刊》杂志社

河北省承德市作家协会

栏目主持：季冉 特约主持：王金石

征文邮箱：xtwxds@sina.com

“二荅，快回家！施工队要砍你的宝贝杏树呢！”李么叔喊正在杏林里忙碌的二荅。二荅一个激灵，丢下锄头便往村里狂奔。

早上，二荅像往常一样扛着锄头走出家门。对面山坡上，是二荅和媳妇杏花承包的一片杏林。

二荅的家门前也有一棵杏树，是杏花出嫁时从娘家移栽来的。

门前的土路坑坑洼洼，像老人沧桑的脸。二荅对这条路恨得牙根痒痒，就是因为这条路，杏花才选择了离开他。

他想起那年婚礼，天空赌气似的下着雨。婚车在这条土路上吃力往前爬着，突然陷进了泥坑里。

二荅和几个小伙子使劲推车，累得全身是汗。几个小屁孩在旁边开心得又跳又唱：“二荅子，娶媳妇，泥巴裹上新郎服！”弄得二荅又羞又恼。

这条土路给村人也带来了许多不便。晴天黄沙浮扬，雨天泥泞湿滑。丰产的杏子运不出，外面的车辆不好进。碰到下几天雨时，杏子就烂光了。村民们苦不

·小小说·

杏花开时

·余悦妍·

堪言。

二荅是村里唯一的青壮年，其他的都跑到外面去打工了。前些年，二荅夫妻也在南方打工，孩子由两个老人带。前年年底，二荅老爸接孙子浩浩放学回家时，自行车滑到了门前土路侧边的水沟，所幸浩浩没事，老爸却摔骨折了。二荅匆匆从外地赶回，决定再也不出去打工了，好好地守着年迈的父母和孩子。

高中毕业的杏花有理想有抱负，她不愿意自己的一生就这样碌碌无为地窝在这个小山村里，就拉着二荅去了广东。二荅回村后，杏花几次打电话催促二荅去广东，被他拒绝了。

去年初，本地承德有公司招电商文员，杏花和表姐就去了。没多久，杏花来了电话，说要跟二荅离婚。二荅失眠了几个晚上。那天，二荅伫立在门前的杏树旁，一阵风吹过，杏花纷纷扬扬落下。二荅伸手接了一片，他多想留住这满树的杏花，可是杏花却随着风飘远了。离吧！不同意又能怎样？她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二荅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。

家门口，几个施工人员正在测量。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正用手机拍杏树。“好杏树，可惜了！”领导对拿斧子的人惋惜地说。

“谁敢砍我的杏树？这可是否花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！”气喘吁吁的二荅冲上去大吼一声。

“二荅，怎么了？修路造福咱们一村

人，一棵杏树算得了什么？”村主任劝二荅。

“那他们可以绕着走。”二荅不松口。

“是这样，二荅同志，你这里是一个必经的重要位置。如果绕路的话，要绕出几里地，多费好多钱，毕竟我们的经费有限啊。”那位领导说。

“那我不管，反正你们就是不能砍了它！”二荅紧紧地抱住杏树。现场僵住了。

“谁说不能砍？这是我种的杏树，我说能砍就能砍！”一个声音在二荅背后响起。二荅一愣，转身。一个熟悉的身影亭亭玉立站在树前。

“杏花！你回来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回来了。”杏花脸上漾开了红晕。

“你回来是打算离……”二荅的心悬紧了。杏花脸上变得严肃起来：“一会儿再说。”

“领导，这树该砍就砍，我做主了。”杏花转身对交通局领导说。二荅看着杏花，杏花调皮地向他眨眨眼。

“感谢你们配合！我代表政府，代表我们交通局感谢你们。”

“我们应该还得感谢你们交通局呢，这条路早就该修了。”

一场纷争眨眼之间解决了。

“杏花，你不跟我离婚了？”晚上，二荅问杏花。

“傻瓜，离婚是想逼你走出去，和我一同创业。前几天，咱爸妈给我打电话，说村里正在修路。我仔细思量了一番，今天一大早坐网约车往家赶。现在，国家政

策好，给咱们农村都修建公路。咱家门前有一条宽阔的致富路，咱们不用出门，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”

“还是你有远见……”

杏花说，她现在在承德平泉一家杏业公司上班，公司以其所处的北纬40°地带产的野生杏仁为原料，开发研制出包括生物制药、高档化妆品、休闲食品等一系列具有生物科技含量的产品，远销海内外。

“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傻瓜，咱村后山上还有大片的野杏林，咱们都承包下来，带动村民们一起致富，还可以把那些青壮年叫回来，让老人有所依，孩子有父母疼……”

二荅激动地抱住杏花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媳妇出去几年，变化不小啊……”

半年后，二荅家门前的新公路竣工了。“李老板，杏子摘好装筐了，您直接开车来我家门口吧！”二荅用新买的手机打电话。

“你们村的路不是不好走吗？”

“瞧您说的，这都哪年哪月的事啊？我家门前现在修了四好公路了！哈哈哈哈……”二荅自豪地大笑着。

杏花递来一杯热茶，二荅接过，心里热乎乎的。刚想说点什么，一阵电话铃声响起，是发小正子打来的：“荅子，听说咱村修路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也想回来……”

“快回来，早该叫你们回来了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二荅爽朗地大笑起来。

门前宽阔平坦的公路通向远方，路两边种着红叶石楠树，夹着翠绿的四季青，隔几步还摇曳着一棵杏花树，每一棵都盛开着一树浅粉色繁花。

风吹过，杏花雨洒落一片清香。